

莊子南華真經一



逍遙遊第一

千鍾百鍊篇
章字句盡不
妙之妙而色
漫讀讀而本
永

一辜兩敘

繁

看也是何

等節奏

換拍

此三句本要

形容下句却

先安頓於此

古代文獻研究論集

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陝西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海運則其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

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裡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

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

逍遙遊



陕西师范大学

古代文献研究论集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2289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师范大学古代文献研究论集/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5613-2361-1

I. 陕… II. 陕… III. 古文学-文集 IV. 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546 号

责任编辑	侯海英
封面设计	徐 明
责任校对	安 雄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潼关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75
插 页	4
字 数	298 千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22.0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 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 话:(029)5251046(传真) 5233753 5307864

E-mail: if-centre@snuph.com

前 言

这是一册研究我国古代文献的论文选编,作者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同志,也有校内其他从事教学科研的同志。

陕西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是1983年由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当时在西北五省区中是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惟一的研究所,承担了培养人才和从事科研的双重任务。培养人才方面,1983年经批准设置了历史文献学的硕士点,开设过十多门基础课和专业课,迄今已培养了硕士生60多名,其中多数在各地各领域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有些已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成为骨干力量。科研方面,完成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重点项目《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若干种的选译,所内组织力量撰写并由工作委员会核准为重点项目的《全唐诗文作者汇考》也在近年内可以成书。此外,个人撰写专著和学术论文也多至一百数十种,包括由所主编的三册论文集《古代文献研究集林》。这次选编的这册集子中,就多有所内同志所撰写而未编入《集林》的论文。

这册集子中的论文,当然不敢说篇篇都是佳作,但至少都是有内容有识见的文字。其中有的可以填补学术领域的空白,有的可以纠正前贤或时人的失误,总之是没有空话、套话,相信在古代文献研究的建设上会起着添砖加瓦的好作用。

再是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有文有史,时间也上起先秦,下

至明清。过去老一辈的学者本来多数是能兼撰文史、贯通古今的。如今这样的人少了,但发挥点集体的力量,把研究领域放广一些,在任何一段一方面都有内行的人,而不致拘于一隅,这应该也是件好事情。

想说的就这一些,是否有当,所编集的论文中是否有毛病,均望同行们批评指正。

黄永年

2001年9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黄永年(1)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	
表现形式·····	张懋镕(1)
说“史”·····	袁 林(14)
周原甲文“汝公用聘”与鲁国初封地新证·····	王 晖(26)
籀文时代新探·····	陈 枫(48)
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经验总结的	
思潮与史书·····	王 晖(60)
《左传》辞令的语言特色·····	胡安顺(79)
“郑伯克段于鄢”考辨·····	胡安顺(91)
《山海经》与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	常金仓(100)
《北史·恩幸传》记齐宦者仓头胡人乐	
工事杂说·····	黄永年(125)
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宫廷政变中的	
玄武门·····	黄永年(140)
《臣轨》的作者、年代和价值 ·····	王双怀(163)
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	周晓薇 王其伟(173)
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续·····	周晓薇 王其伟(184)

唐高宗朝两方《王大礼墓志》

- 合考……………周晓薇 王其祎(188)
- 释吐鲁番文书中的五道大神……………贾二强(200)
- 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杜文玉(207)
- 唐李泳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铭浅释……………杜文玉(214)
- 《文明判集残卷》探究……………张艳云(222)
- 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
和离制度……………张艳云(238)
- 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焦杰(248)
- 回鹘文契约文书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刘戈(259)
- 回鹘文买卖文书纪年月日研究……………刘戈(278)
- 《六书故》所引唐本《说文解字》考……………党怀兴(289)
- 《中原音韵》音系无人声新探……………刘静(303)
- 从元曲中的异文看《中原音韵》音系入声
的消失……………刘静(314)
- 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刊于北京说献疑……………贾二强(327)
- 《西洋记》里金碧峰的本来面目……………黄永年(337)
- 《全唐诗稿本》采用唐集考略……………贾二强(351)
- 略谈《殷周金文集成》的失误……………张懋镕(381)
- 《红楼梦》注释的评议与商榷……………郭芹纳(394)
- 《宋诗话辑佚》补遗……………李裕民(404)
- 《十三经辞典》词性标注问题……………白玉林(426)
- 文中自注说……………郭芹纳(433)
- 中国古代史研究数字化文献资源与利用……………袁林(449)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 独特的表现形式

张懋镕

—

自北宋吕大临编撰《考古图》，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始见著录。而后，族徽文字资料不断问世，其研究也渐趋精密。近千年来，历代如薛尚功、阮元、吴大澂、王国维、杨树达、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殚思竭虑，孜孜求证，族徽文字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成果丰硕^①。

可是，如果将族徽文字研究与其他古文字研究相比，就会发现，族徽文字的辨认、考释却是古文字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用力甚勤而收效不大的方面。只须浏览一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就很清楚，我们现在确认的那些族徽文字，宋人也多半认识，他们误释或没有释出的文字，我们也多半不能确认。尤其是对那些出现频率高，亟待确认的文字如、、、等，歧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定论。至于那种认为容庚《金

^① 张懋镕：《一千年来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评》，待刊。

文编》附录中所收文字(相当一批是族徽文字)多能确认的看法,显然是不了解族徽文字的特殊性。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族徽文字的认识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呢?试以𣎵字为例。自宋人释为“析子孙”后,清人亦多从其说。而吴荣光则指出“恐即鼎之古文”^①,主张它是一个字。王国维认为“象大人抱子置诸几间之形”,也把它作为一个字看待^②。丁山、郭沫若释“冀”^③。白川静谓“余意此即与子相同”^④。这些结论大相径庭。1979年于省吾发表文章将其释为“举”字^⑤,于先生首先从形体上分析此字象人正立两手向上举子之形,其下部与卽钟“虞”字下部形体相近;又论证𣎵与举为双声叠韵,从音韵上加以阐明;继而又巧妙地运用民族学资料,将商周文字与么些族文字相比较,并引证古文献“古代生子以举为言,也以不举或弃为言”,由此结论“由于他们祖先有过如何举子的故事,或者有弃子复举的故事,所以后世子孙才造出象征性的文字,以为氏族的标志”。于先生综合运用古文字、古文献与民族学资料,从形、音、义三方面求证,是𣎵字考释中最为精彩的一篇,也是族徽文字考释中最能体现当今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论作。

李学勤先生关于“孤竹”的考释,也是族徽文字考证中的一个范例。辽宁喀左北洞一号坑出土一件铜罍,上有族徽文

① 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清道光二十二年南海吴氏刻本。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说祖下》,中华书局1959年。

③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④ 白川静:《金文通释·员鼎》,白鹤美术馆1965年。

⑤ 于省吾:《释𣎵》,《考古》1979年第4期。

字二字。李先生指出第一字的上部左半边像《说文》徐锴所言“外象其蔓，中象其实”的“瓜”字，而《古玺文字征》中令狐佗的偏旁“瓜”的形状也与之相似。晋字又见于春秋铜鬲的晋姬即狐姬。第二字不是冉字，冉有毛，像毛冉冉，此字与竹字近。晋即文献所说的孤竹国。李先生特别从地望上分析孤竹作为商分封的同姓侯国，在今河北卢龙南，“领域应包括很北的地区。孤竹铜器在喀左发现，决不是偶然的”^①。孤竹国所处时代、地域与铜器族徽文字的时代及出土地点都较合拍，其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诚然，这些结论均远超前人，但仍有可商榷之处^②，如果不能证明举或孤竹是它们惟一的解释，那么关于它们的考释就没有结束。非常遗憾的是，在我们考释族徽文字时（除了那些比较容易认识的字不需要再作考释外），很难作到这一点，即无法证明自己所作的结论是惟一正确的解释^③。

我们认为，族徽文字是一种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商周古文字的特殊的古文字，不能用一般的方法来考释。我们可先回顾一下考释一般商周古文字的方法。如杨树达所归纳的“首求字形之无悟，终期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

① 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② 张振林：《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饶宗颐《甲骨文中的冉与冉駹》，《文物》1998年第1期；周萌《古文字札记二则》，《汉字文化》1990年第3期。

③ 参阅张懋镛等：《说》，《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假读通之”^①。接着杨氏举出不少彝铭来说明他的观点。我们注意到杨氏所举彝铭均为成句的铜器铭文，未涉及族徽文字。而所谓“终期文义之大安”、“借助于文法”，也都是对处于文句中的某一字或词而言。众所周知，只要这一字或词处于某句话中，就可以靠上下文义推定它的内涵。即便无法隶定，但至少可以圈定它的含义范围。1000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这种方法考释古文字，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可是用这种方法考释族徽文字却遇到麻烦，因为族徽文字的表现形式极为奇特：一是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往往单独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二是即便与其他成句、成段的铭文一起出现，也始终保持相对独立。即大多缀于铭文末尾，部分冠于铭首，也有少量处于铭文中间。它的出现仅仅表明这件铜器的族属，而与铭文没有其他意义上，特别是语法上的联系。

由第一点，我们想到大汶口陶器、良渚玉器等史前器物上的刻划符号。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它们是不是文字？再一个问题是，如果承认它们是文字，那么应该隶定成什么字^②？因为这些刻划符号孤立地出现在器物上，缺乏句子制约，各家的隶定不同，解释的随意性较大。族徽文字出现在古文字成熟期，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与甲骨文对照而考释出来。但就其独立性来说，大部分族徽文字与刻划符号有相似之处，因此难以隶定其字形和辨识其音义。

①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自序》，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参阅于省吾：《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文物》1973年第2期；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关于第二点，由于族徽文字与其他铭文貌合神离，使得我们无法用一般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因形求义循声，依据它在铭文中的位置来确定其词性与含义。所以，自宋代以来，面对族徽文字，学者们每每陷入困惑之中。吴大澂感叹“实难深信，心知其非，不能求其是”^①。

对于族徽文字表现形式的特殊性，由此带来的考释工作的困难，我们应有所认识。就举字和孤竹而言，迄今我们的考释没有超出20年前于省吾、李学勤二位先生的成就，这就是很好的说明。当然，随着《殷周金文集成》的出版，相关资料的搜罗，综合研究能力的提高，应会有新的发现^②。

诚然，我们无法确认一大批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相当于现今何字，但将其划归为族徽文字，表明对它们的性质已有了大致了解。因此，没有必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考释字词上^③。

二

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进展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族徽文字往往与非族徽文字以联缀形式出现，在我们尚无能力区分哪一部分是族徽文字，哪一部分是非族徽文字时，往往把非族徽文字当作族徽文字看待。同时，除了一部分族徽文字以单字

①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清光绪七年刻本。

② 张亚初、刘雨：《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摘自〈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的资料和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1982年。

③ 近年来，殷玮璋、曹淑琴二位先生用考古学方法，排比有关铜器，研究上古国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拓宽了族徽文字考释研究的领域。参阅①。

的形式出现外，还有一部分则以复合族徽的形式出现，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徽文字以联缀形式出现。关于复合族徽，已有学者发表了很好的意见^①，不再赘述。这里想谈一下族徽文字与非族徽文字的联缀形式问题。最常见的是册字与族徽文字的联缀形式^②。

以往这方面误说较多。如，刘心源以为“昇册之象”，像两手举册之形；高田忠周确定为𠄎字的异构；徐中舒以为“爵”字之古文；白川静也主奉册之说，指出“是一种祝祓的仪礼”。于省吾提出它是册𠄎或𠄎册两字的古文，即甲骨文“工典其𠄎”的省语。再如，于省吾认为是工册的合文，工读为贡，谓祭祀时贡献简册以告鬼神。推言之，“豆册”的豆乃登之省文，登册乃登进典册之义^③。这里牵涉一个如何看待这种表现形式复杂的族徽文字的问题。人们很容易把它们与一般古文字类比，认为这个复合体是一个会意字，两个部分是相互作用的，即如高田忠周指认为𠄎字。另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是合文，但是他们又认为其中包含着有关册典的丰富含义，显然主张册与另一部分文字一旦联缀，就会产生新的意义，这实际上否定了族徽文字的独立性。在分析了大量与册有联缀关系

① 林沅：《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② 有关册、亚的解说，请参阅①林沅文；曹定云：《“亚其”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文物集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及《“亚弓”、“亚启”考》，《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③ 于省吾：《释古文字中的𠄎字和工册、弓册、豆册》，《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5年。

的族徽文字后，可以看出册某或某册只表示某族氏曾担任过作册这一官职，缀上册字以示其出身。

我们注意到，“册”字很少单独出现，如册钺（《岩窟》下2）、册尊（《殷周金文集成》5463，下简称《集成》）；或与日名同出，如册册祖丁角（《集成》8327）、父己册角（《三代》16. 44. 7）、册父辛爵（《集成》8641）、册父乙卣（《三代》12. 48. 3）、册作父癸鼎（《集成》2259），例子不多。相反，册字经常与其他族徽文字如天、戈、木、羊、夫、史、丙、舟、守、束、光、告、豆、陆、韦等，联缀出现。假定册是一个具体的族氏名的话，它如此广泛地与其他族徽联缀是无法用复合族徽理论来解释的。因为它显然不可能派生出那些比它更古老的分族来，而那些大族也不可能派生出冠以同一名称“册”的分族。因此，册不是一个具体的族氏名，当它单独出现时，应是册某的省略式。册字有时也可以省略。如山东兖州县磁山区李官村出土的索氏铜器，索父癸卣上带册字，而索父癸爵上不带册字^①，所以实际上带“册”的铜器铭文要比见到的更多些。

何以见得册是作册的省称呢？金文自身证明了这一点：

1. 作册卣卣铭：“唯明保殷成周年，公锡作册卣鬯贝，鬯扬公休，用作父乙宝尊彝。𠂔舟册册。”（《三代》13. 39. 3~4）

2. 作册般甗铭：“王宜人方无咎，咸。王赏作册般贝，用作父己尊。𠂔册。”（《三代》5. 11. 1）

3. 作册矢令簠铭：“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

^① 郭克煜等：《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第7期。

丁丑，作册矢令罍俎于王姜。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鸟丙册册。”（《三代》9. 27. 1）

4. 作册大方鼎铭：“公束铸武王成王异鼎，唯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室，用作祖丁宝尊彝。鸟丙册册。”（《三代》4. 20. 3~5）

5. 作册折尊铭：“唯五月王在卣，戊子，令作册折兄（貺）望土于相侯，锡金、锡臣，扬王休。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其永宝。木羊册册。”（《陕青（二）》第30页）

6. 丰卣铭：“唯六月既生霸乙卯，王在成周，令丰殷大矩。锡丰金、贝，用作父辛宝尊彝。木羊册册。”（《陕青（二）》第35页）

7. 疾盨铭：“唯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师录宫，格太室即立。司马収右疾，王呼史年册锡……。木羊册册。”（《陕青（二）》第49页）

8. 甯麓鼎铭：“庚午，王令甯麓省邳田四品，在二月。作册友史锡鬲贝，用作父乙尊。羊册册。”（《三代》4. 11. 2）

以上1~4显示器主时任官职为作册，而铭尾所缀族徽中有册或册册，此乃册即作册省称的证据。作册矢与作册大为同一家族人，先后担任王朝作册的官职，无疑其家族为作册世家。5~7乃微史家族四代人作册折、作册丰（折之子）、史墙（丰之子，史官相当于作册，器见墙盘）及疾（墙之子）的铜器，铭尾所缀族徽，是其家族世代为作册的明证。8中，甯麓受作册友（右）史的赏赐，其当为作册右史的属下，自然是作册系统的职官，正与族徽相吻合。

此外，还有士上卣铭：“唯王大龠于宗周，延饗莽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冢史寅寢（殷）于成周。……臣辰

先册册”。土上是人名，虽未冠以作册头衔，但从他与史寅一起去殷见诸侯来看，正属作册职官范围内事，也与他的作册家世相吻合。

综上所述，凡是族徽文字与册或册册联缀出现，表明此氏族为作册世家。而册字如此频繁地与族徽文字联缀出现，形成一种比较稳固的结合模式，表明作册作为一种职官的较高地位。它的具体含义如何，自来争论较多，简要地说，它即是后世意义上的史官，可能职掌的范围要大些。因为它盛行于殷代与西周早中期，至西周晚期渐趋消亡，而我们通常说的史、大史、内史等史官，除了“史”在殷代已出现，其他要晚到西周，况且殷代的“史”也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史官，“作册”与“史”有一个并存且交替兴衰的过程。“作册”在殷代与西周早期担任着类似“史”的角色，西周中期开始作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史”则日见蜕变，逐渐取代作册的地位^①。

显然，册不是一个具体的氏族族徽，但它与族徽结合，以一种比较稳定的形式出现；又与一般的非族徽文字有别。为了便于区分，我们称这种附加式的非族徽文字为准族徽文字。

“亚”字是又一个准族徽文字。亚字很少单独出现在铜器上，只有亚乙丁鼎（《贞松》2. 10. 2）、亚父庚且辛鼎（《三代》3. 19. 3）、亚鼎（《陕青（一）》176页）、亚父辛爵（《三代》15. 23. 5）、亚父辛簋（《三代》6. 18. 6）等少数铜器，且多与日名同出。亚字绝大部分与其他族徽文字如戈、史、醜、曷、夨、兽、奚、弔、束、守、舟、光、共、耳、尹、聿、告、受、牧、啟、若、鸟、隻、鱼、覃等联缀出现。

^①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

关于亚字的含义，自来争执不一。这里不妨将亚某铜器与册某铜器作个比较。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异同之处：

1. 相同点是它们都与其他族徽文字结合，而它们本身并不是族徽文字。正如册字，使某一氏族具有曾任作册官职的标识，亚字的附加，推测也应该具有相类似的标识作用。如前所言，作册地位较高，族徽附加册字是一种荣耀，亚字也应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的是一种职官，而且是一种地位较高的职官。

2. 不同的是除了一件亚册舟爵（《集成》8780）外，册与亚绝不同时出现在某件铜器上。它们可以分别与戈、史、丙、束、光、告等族徽文字联缀出现，但不会同时与其中的一个族徽文字结合出现。即应理解为当某个氏族拥有作册官衔时，便不能同时拥有亚的官职。考虑到作册的职掌范围近于后来的文官，那么将亚解释成一种与之相对的武官，恐怕还是比较合适的推测^①。

妇好墓出土的其𠄎、亚其觚、亚其爵，是为同人之器。亚其可以省作其，推而想之，省去亚的族徽铜器当不在少数，所以“亚”世家的铜器实际上比我们所见到的要多得多。

“子”是又一个准族徽文字。它可以单独使用，如子觚（《集成》6525）、子勺（《集成》09902）、子觶（《小校》5. 68. 8）、子戈（《集成》10693）、子卣（《三代》12. 35. 7）、子鼎（《薛氏》6. 1），或与日名一起出现，如子父癸觶（《集成》6323）、子祖辛爵（《三代》16. 2. 10）、子癸簋（《集成》3071）。相对来说，单独出现或与日名联缀的数目要比册、亚

① 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殷都学刊》增刊《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